

特70
518

文庫松

正文章軌範評林註釋卷之三

宋 廣信 疊山先生謝枋得批選

明 太史 九我先生李廷機評訓

日本東都 藍田 東龜年補訂

小心文

議論精明而斷制文勢圓活而婉曲有抑揚有

頓挫有擒縱場屋程文論當用此樣文法先暗

記放膽兩集下筆無滯礙便當讀此

管仲論

蘇老泉

補宋蘇老泉名洵字明允眉山入與二河賦
撤來京師一時學者競效蘇氏文辭

三才圖會卷之...

泉又稱者蘇除秘書省校書

茅坤云一篇未事蹟之總

樓迂齊云

文字若叙

事起下面

須要操得有力

委曲精詳字字可法

管仲相威公霸諸侯接我狄業終其身齊國富彊諸

侯不敢叛管仲死齊國豈刁易牙開方用威公薨於亂

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公子武孟

昭立是為孝公故曰五公子昭夫功之成得非成

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

亦必有所由兆斷有故齊之治也借此形吾不日管

仲而曰鮑叔威公用之及其亂也吾不日豎刁易

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

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後知

本集八大

呂祖謙曰含蓄得法不說破

放四凶而當有神尼而後知去以正邪彼威公何

人也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思好

致空青一點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意以正仲且

舉天下之賢者此是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

牙開方三子非人情此是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為

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也過明仲與威公處幾年

矣亦知威公之為人矣乎威公聲不絕乎耳相與色

不絕於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

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

可以彈冠而相慶矣仲以為將死之言可以執威公之

王鳳洲曰做策抑揚反覆在此

朱蘭嶼云須者有無

警策二字意甚

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哉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本此是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為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此是末也此一段是代管仲為

此三段又是不吉

樓助曰到此意已過矣此把文公來此並引牙坤云引証切實呂云此下

是思量吾身生管仲之時屈管仲之位為管仲之事當如何處置心有一策東坡作罷錯論范增論皆用此五伯莫盛於威文文公之才不過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也陽慶父靈公之虐文公不如孝公之寬厚威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猶

因實語又云此處詐得有方

管子有疾朝桓公曰鮑叔之為人也好直而強實者無之為人也好善而不能以國也

有音又

得為諸侯之盟主百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過得威公之薨也一敗塗地無惑也彼獨恃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又豈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夫有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為人當此是末也且各疏其短此事見是其心以為是數子者皆不足以托國而又並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缺以不能進遠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詞不費而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先得此二

賢切証。周之象曰。後立一國。尾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

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

仲者。何以死哉。一句。

樓迂齋評。老泉諸論中。惟此論最純。正開闢抑

茅鹿門評。通篇只罪管仲不能服。沒

呂東萊評。老蘇大率多是權書。惟此文明白的。當反

覆及警

胡秋字評。威公本是桓公。因避宋欽宗諱。改桓為威。

然老泉死在靖康之前。不應預知廟諱。必

高祖論

蘇老泉

困靖康欽宗年。甄老泉死在靖康前數十年。

破竹勢。一。句緊一句。

不強言其如木之直。立無所施。展也。

微無也。強去聲。茅坤。此說未免太過。先抑耳。

又曰。議論未確。而才

旨甚確。曰

呂東萊曰。蘇

本集八大。作劉氏既

故先幹此。氏上幹高

漢高祖拔數用術。於中。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

揣摩天下之勢。舉指搖目。以劫制項羽。不如張良

抑微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水強之人。而

止耳。有然天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

所不及。則高帝嘗先為之。規畫處置。使夫後世

之所為。曉然如目見其事。而為之者。蓋高帝之智

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此一段如帝嘗語

呂后曰。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為太

尉。方是時。劉氏安矣。勃又將誰安耶。故吾之意曰。高

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此一段可見

三才章轉錄詩林

帝終身為
呂氏所愚
備嘗知其
必為禍則
當去安劉
之言特恐
身後有變
如七國之
類耳

孝廉門云
高帝若視

眼力作文有華力來人讀其書然漢書劉必合
為太尉二包盡說高帝如故重厚可當大事雖能思
量劉氏既安矣勃又將誰去耶高帝之以太尉屬勃
也知有呂氏之禍也四包盡說名泉學漢未易及也
雖然其不法呂后何也勢不可也昔者武王沒成王
幼而三監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如
武庚祿父而無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為家有主母而
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氏佐帝定天下為諸將
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下守其邪心以待國
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為惠帝計也又揚摩高帝不
一段議論皆是駕空憑虛自出新意無中
生有文法最高○此一段如論之原野 呂后既不
可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是

噉燕走切
謂侯大曰

呂后為毒
其以治毒
之人遺之
謂侯大曰
勃幸之助
成呂氏之
王乃其所
計之人安
在遺其憂
哉其云安
社稷劉氏
之言乃見
責手王陵
姑以自解
耳

故以樊噲之功原文有一且遂欲斬之而無疑嗚呼彼
豈獨於噲轉得不仁耶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陣功
為不少方亞父噉項莊時微噲讓羽則漢之為漢未
可知也一旦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時噲出我無立
命平勃即軍中斬之夫噲之罪未形也惡之者誠為
未必也且高帝之不以一女子奪天下之功臣亦
明矣彼其娶於呂氏新慈見斬噲之與呂氏之滅若
產祿輩皆庸才不足卹獨噲蒙條諸將所不能制後
世之患無大於此者矣本以高帝病中命平勃斬噲
而不說破必逐條出新意夫高帝之視呂后猶醫者
面不說破必逐條出新意夫高帝之視呂后猶醫者

呂東萊云一篇意至此方點以虛為實結音氣欺誑也

推理器吏傳注殺人之理之或謂空家

補顧迴瀾

之視毒也新奇使其毒可以治病而不至於殺人而已噲死則呂氏之毒將不至於殺人高帝以為是足以死而無憂矣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噲之死於惠帝之六年天也使之尚在則呂祿不可給太尉不得入北軍矣此一段如或謂噲於高帝最親使之尚在未必與產祿叛夫韓信黥布盧縮皆南面稱孤而皆又最為親幸然及高祖之未崩也皆相繼以逆誅誰謂百歲之後推理屠狗之人見其親戚得為帝王而不欣然從之耶吾故曰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

謝豐山評

曰雖非借漢成敗確論而行文如自縱橫可愛

此論因高祖命平勃即軍中斬樊噲事有所見遂作一段文字知有呂氏之禍而用

呂東萊評

可愛

此篇須看他妙處在抑揚反覆過揚而將無作有以虛為實

李方叔評

如自縱橫

文字要寫空立意蘇明允春秋論攝摩不以呂后之意作一段議論高祖論子與高祖之意未必如此皆駕空自出新意文法最高

樓迂齋評

論而行文

此篇以高帝命平勃即軍中斬樊噲一事為一篇議論如一篇題目命則為太尉一事如論之原題高帝不去呂氏者正為惠帝計斬樊噲可以去呂氏之

高季迪評

論而行文

人所共賞者不過以其擁盾提劍視下之意耳余竊以噲有可資者如樊公人成

水名 補顧迴瀾

陽也見秦官室惟帳寶貨婦女欲帝之內
喻諫遷也霸上此真有帝七施為氣象及
高帝既老拍疾絕群臣曾排闥數語有大
臣曰非灌絳諸人此也而或者乃以帝嘗
欲殺灌恐百歲後從呂氏殺也嗟大論起
屠狗至封侯亦足矣况其賢如是乎論者
識者矣哉

曾南豐評老泉之文侈能使之為速能使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諱肆能不流

茅鹿門評愚謂高帝死而呂后獨任陳平未必不由不斬會著且會不死其此陳產之叛亦

作高祖論其雄壯俊偉若夫江河而下其耀光明白若引星辰而生也
有氣岸而能守正者豈可以屠狗之雄而
建神其詐哉蘇家父子兄弟往往以
事後成敗擬恰人得失類如此者

春秋論

蘇老泉

以公私二字作主
有臺閣氣象
位與道字
又是對眼

胡思泉曰
看他辯難
看他解釋
看他懸空
立論看他
行文一節
高一節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為天下之公而在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為一人之私而在天下以禁以辱周之衰也起解案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正意以而春秋賞人之功曰說赦人之罪是賞失人之族絕人之國是罰人之辭是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曰此是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固曰我可以賞罰人矣賞罰人者又立公案天子諸侯者也夫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作

春秋此說賞罰而已則為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
道私也生一公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
賞罰而道之權不過於是非道在我矣而不得為有
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僭也如此不然天
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到此總收位之賊也
難曰夫子豈誠賞罰之耶徒曰賞罰之耶庸何傷
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塗之人此譬而告之曰某為
善某為惡可也繼之曰某為善吾賞之某為惡吾誅
之則人有不笑我者乎夫子之賞罰何以異此然則
何足以為夫子至此論辨終何足以為春秋難曰夫

此各詳上
意再難起
且不說出

此第二辯
言賞罰非
真不得為
病

此第二辯
言賞罰非
是與亦是
言賞罰人

子之作春秋也又以上句說不非曰孔氏之書也
本意又非曰我作之也賞罰之權不得以自與也
難曰此魯之書也說魯作之也到此方明說與有
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也
全一篇注意何以知之難曰夫子繫易言之繫辭言
孝謂之孝經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一本
在下魯之所以名史而夫子託焉則夫子公之也公
之以魯史之名而賞罰之權固在魯矣春秋之賞罰
自魯而及於天下天子之權也三魯之賞罰不出境
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難曰天子之權在周夫子不

安頓不自
與字後面
應與字也

累露猶未
盡說此是
先得之意

至此方論
明其解

此第三辯
言賞罰之
權安可與

而本集
大作則

得已而以與魯也。武王之前也。天子之位當在成王。

而成王幼。周公以為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

而攝天子之位。意出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東

遷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平王昏亂。故夫子亦曰天

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宜如

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

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然則假天子之權宜如何

難曰。如齊桓晉文可也。五。夫子欲魯如齊桓晉文而

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此第六難言何也。齊

桓晉文陽為尊周而實欲富強其國。故夫子與其事

而後本集

本集八大
地下有者

就魯使周
公事妙

至此方盡
說與魯之

意
開涉世教

之語

此第四解
言魯假天

子之權宜
如何

此第五解
言假天子

之權有如
齊晉此意

外生意
此第六解
言齊晉之
心不可與

唯魯心存
王室獨可
與與之不

得其入則
亂

此引兩事

用此一段
方見前意

不虛
此非周公

私意

說夫子以

賞罰事

而後本集
八大作然

王交章九卷平林

卷之三

九

已見

夫本集八
大作也

証也。慨嘆子貢
之徒不達
夫子以春
秋與魯之
意。此段最有
精神亦見
先儒之意
公私字是
眼目。說倒後也
春秋有君
無君皆不
當作而夫
子作春秋
所以為當

然則天子之權有收。夫子固明以與魯矣。子貢之徒
不達夫子之意。續經而書。孔丘卒。夫子既告老矣。
大夫告老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
天下。而豈私一孔丘哉。嗚呼。夫子以為魯國之書。而
子貢之徒以為孔氏之書也。歟。遷固之史。結波作有
是非而無賞罰。彼亦史臣之體宜爾也。結後之效。孔
子作春秋者。吾惑焉。吳越春秋。春秋有天子之權。天
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天下無君。則天子之權。吾不
知其誰與。天下之人。惡有如周公之後之可與者。與
之而不得其人。則亂不與人。而自與。則僭不與人。不

自與而無所與。則散。嗚呼。後之春秋。亂耶。僭耶。散耶。

胡思泉評。此論有六。海六解。每解中先立公案。然後
起解。解則隨解而解之也。既解完。又起後

辯。既設後解。又起
別解。以應下解。

陳確洲評。位之權得。以賞罰。道之權不。過是非。夫子
有其道。無其位。乃不徒是非。而必行賞罰。

馬所以託於春秋。為魯史。與魯以假
天子之權也。所以與魯者。魯為周公之子。

孫如周。公乃可假
以天子之權也。

謝疊山評。此文有法。屢有氣力。有精神。有光。欲謹嚴
而華藻者也。讀得孟子。熟方有此文章。

呂東萊評。此篇須看首尾。相騰。枝葉相生。如引繩。其
珠大抵一節未盡。又生一節。則

雜惟此篇意
多而不雜。

姜鳳阿評。此論大意。三段。自賞罰。至何。況以為春秋
一段。夫子作春秋。以賞罰。天下自天子

之徒至散耶一段言人不明夫子作春秋之意詞妙意到再不必成碎說

唐荆川評 只是事問 答纏聯到底

茅鹿門評 此文自謝枋得氏錄之以為名筆而世之學者遂相傳以為千年絕論子孫讀之

於論六經其行文婉嫻百折以屬烟波耳

顧迴瀾評 愚謂孔子非思周公而與魯以天子之權蓋當是時諸侯之國並各有史孔子魯大夫

夫也故得以編魯之史因其編年紀事之文而繫之以賞罰功罪之權以補王政之缺垂教萬世而使孔子而晉大夫謂晉之秉可也

范增論

蘇東坡

圃宋蘇東坡名軾字子瞻嘗謫黃州自號東坡居士歷官遷禮部尚書兼端明殿翰林侍

此篇與范增論俱立柱分應

早本集八 大作蚤

叙范增去 楚項事又 勢甚婉曲

假說此一 段其實又 正說文字

第奏處 樓迂齊日 不便說增

合去處且 引詩易之 語文勢不

連亦是為 下面說增

讀兩學士後又連駁率于常州 作論語說及書傳又有東坡集 漢用陳平計間疎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 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 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蘇子曰增之去 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早耳然則當以何 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 去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 有君人之度也增曷為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 應上 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音線 增之去至 意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

不知幾張

呂東萊曰

若無陳涉

之得民六

句便接羽

殺卿子冠

軍一段則

文字直了

無曲折且

義帝之立

一段亦直

了惟有此

二段然後

見曲折妙

法

微策精翰

處

又問此物

必屬二句

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

也。以弑義帝義帝命宋義為上將。號曰卿子冠軍。後

秦太子扶蘇為名秦太子扶蘇為名。已死。陳涉稱其尚感

動人心。楚懷王入秦無罪而死。楚人憐之。南公曰楚

雖三戶之秦必楚。范增勸項梁求楚懷王孫心者

立以為楚懷王。項羽陽尊懷王為義帝。後除使人

之。且義帝之立增為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為楚

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是未有義帝亡而增

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一篇是弑義帝

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

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

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

主也亦是虛美。應獨遣沛公入關不遣項羽。識卿子

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為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

於人所不見。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

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

立義帝。應疑增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

意也。夫豈獨非其意綴上。不將。必力爭而不聽也

不用其言而弑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

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

也。為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筆力豈

不毅然大丈夫也哉。此一段最妙。乃無增年已七十

則又場優

游不迫

君東萊云

羽不殺宋

義必不能

破秦羽既

破秦義帝

必不罪羽

羽弑義帝

王

卷之三

士

自右在焉
破秦起于
項羽其殺
宋義雖過
然勢不容
已

氣滿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

依羽以成功名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

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結尾不取盡范增久

文公爭臣論攻擊不遺餘力結句乃曰陽子將不得

為善人乎如此方是公論若斷入之過攻人之惡涉

人之善皆非老手

謝疊山評此東坡海外文字一句一字增減不得句

義理融明音律和于筆作必為世

與羽比肩事義帝一

又評凡作史評斷古人是非得失存亡成敗如

能折人亦非高才須要思量我若生此人

之時居此人之位遇此人之事當如何

變當如何全身必有至當下易之說如奕

其然敗者有勝者勝者有敗者得失在一

可敗敗者亦可勝乃為良工東坡作史評

皆得此說人不能知能

知之者必長於作論

樓迂齋評項羽殺宋義便是要迫義帝弒義帝便是

增所立三人生死去就最相關推原得

出筆力老健無一個閑字此東坡海外文

字故有老氣

茅鹿門評楚新破其勢危於鉅鹿之戰宋義佩上將軍

印救趙戰鉅鹿安危存亡急在呼吸此何

等時也乃頓兵四十六日不進遺子相

秦益強而楚益弱故新義不足以待特

羽非新義之人故萬世有遺議取至於此

嘆學末切

增名雖為義帝之臣而其心實為周也
觀沛公西略地入關乃義帝所命而先入
關者王也義帝之約增何為而固欲殺之
乎觀其言曰嗟豎子不足與謀奈何王天
下者必沛公也夫沛公義帝之手足也
義帝之手足而欲以天下沛公項王此其
何心哉雖謂江中之欲增與謀焉可也
羽之斬義增之所贊成亦可也而子瞻以
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
之余竊謂不得乎增之心

潘蒼崖評

子瞻祖其家學氣概赫奕人多慕之要之
自六經出則源流而流長人見其正大溫
養者有本也

呂雅山評

坡翁范增論始皇論是讀居修其時作
修而意遠皆深思極構之文與少年制
論策不同乃知此翁第幾
愈老愈堅文章愈老愈精

呂東萊評

這篇要者抑揚盡善論一段前評三
未起轉換放開見得無新書展又見一

起伏

晁錯論

蘇子瞻

唐荆川云
此論是
氣說下
錢豐家云
前一段把
後一段意
俱虛引起
最好

胡思泉云
一篇開鍵
在此

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
測之憂暗說景帝時諸侯強大則亦坐觀其變而不
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舉為之則天下粗
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此如惟仁入君子憂傑之士
為能出身為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
暮月之間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暗說景帝天下治
平暗說景無故而發大難之端暗說刺吾發之吾能
收之然後有辭於天下暗說事至而循循焉欲去

之使他人任其責暗就錯欲使天子則天下之禍

必集於我此表蓋所昔者鼂錯盡忠為漢謀弱

山東之諸侯山東諸侯立起以誅錯為名而天子不

之察以錯為之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論不知

錯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下詳明不惟有超世

之才端發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

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濟冒衝

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為之

圖是以得至於成功用大禹治水事乃是學夫以七

國之強而驟削之其為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

本集八大
無下山東
二字不下
為下俱無
之字不知
上有而字
錯下有之
字

須看省文
法前既說
景帝時事
了到此輕
舉過矣
茅坤云於
錯之不自
得而為居
守處毋一
破綻作議
論却好
引事好有
此一段文
氣舒徐

其身意為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為自

全之計景帝一怒過錯錯之受禍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

守主意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已欲求其名安

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已為難首

擇其至安而遺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

怨而不平者也此一段判斷鼂錯之罪至

雖無表蓋錯亦未免于禍此自是何者已欲居守而

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

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以身任

其危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

呂東萊曰
此數句發
得如如平
波靜浪中
忽跳起高
濤

那道柳口
東坡之文
若鼂錯說
以神氣為
主不以字
句為工

子將恃之以為無恐。雖有百盜，可得而間。我。最。此。一段。
呂東萊曰：嗟夫，以。一段。進。半。雖。惟。前。有。日。夜。卒。而。變。句。有。力。雖。後。而。前。後。相。應。故。文字。要。知。此。意。

奸臣得以乘其際，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
歐。結。句。最。效。
謝疊山評：此論走。以。冒。頭。然。後。入。事。又。是。一。格。也。於。此。世。故。明。于。人。情。有。憂。機。思。遠。之。智。有。其。難。解。紛。之。裏。不。特。文章。之。上。也。
林次崖評：龜。錯。之。死。古。今。嘆。息。然。未。有。論。出。彼。殺。之。由。者。東。坡。此。論。發。前。人。所。未。發。此。等。之。字。實。天。地。間。之。不。可。少。者。

呂東萊評：此篇前面引實事說皇帝時雖名為治平。有七國之變。此體制好大禁作文要解。引八。

留侯論

蘇東坡

一意反覆到底中間。失枝生葉愈出愈奇。

此一段俱是將無作有。處方取其法。以為持論。固手。
黃石公素之隱君子也。著素書六篇。知秦之將亡。漢之將興。因法。夫子房受書於地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當。曾。張。良。傳。知。此。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本。亦。知。此。

以是善授
張良為漢
王師後不
知其所終

唐荆川曰

侯子房見
之亦當心
服

此又設喻
不死之意

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怒戒之義而
世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空一掌當
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此言秦待天下之
士其平居無事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責育圖孟賁
古勇力無所獲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
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
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
蓋亦危矣此時子房尚不能忍此事見子房傳得力
誤守副車始皇怒大索天下十日竟不獲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
身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為

伊尹太公之謀伊尹為阿衡而相湯伐桀太公為尚父而佐武伐紂而特出於

荆軻聶政之計兩刺客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老人所

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辭職張良進履者而深折之

彼其能有所忍也不以慢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

子可教也此是老子廣履橋下命子房取履又命之

後至怒為一段事老子父正以折子楚莊王伐鄭鄭伯

肉袒牽羊以迎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

矣遂舍之宣公十旬踐之困於會誓而歸臣妾於吳

者三年而不劫行成子吳王許之句踐及國乃苦

持論筆力
何人到得
此中
圖解映亦
輕蔑意或
作洗腆待
之也
此黃石公
美子房也
五伯之興
始于莊王
楚莊初滅
庸以自豐
遂窺周而
問鼎已而
伐鄭

又提前語
重發明之

把忍意說
得如此透

極
暗說取
履事

貌
油然謹

呂東萊曰
萬分飛流
注在一聲

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之所以勝項籍

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巨項籍

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

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得高祖能忍，所以

段議論尤高。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立，高祖發怒見

於辭色。韓信請為假王，漢王大怒，張敖平曰：是

觀之，猶有剛強不能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謂太

史公疑子房以為魁梧奇偉，而其狀貌陰沈，乃如婦

人女子，不稱其志氣。一秦中嗚呼，此其所以為子房歟。

謝疊山評。主意謂子房本大勇之人，惟年少氣剛不

能忍養忍，所以就大功名。如用力去提鐵

錘，擊秦始皇之類，皆不能忍。若父之怒

罵之，正所以指其不能

忍之氣。教之以能忍也。

姜鳳阿評。報秦忠勇，轟烈一天地間，獨有一張推

為祥坡公獨必危其非之幾

黃東發評。東坡之文，如長江大河，一寫千里，至其渾

沈德潛評
老人教子
房以能忍
是正義
房又教子
祖能忍其
德家
必如此推
論

一結奇
稱去聲
王遵若曰
此文若陶
若續變幻
不尋曲盡
之家操縱
之妙

正及音
沈德潛評
卷之三
六
志記
高祖評

蓋能文之士莫之能尚也而尤長于陳述故事留侯一論其立意超卓如此

始皇論

蘇東坡

一正一反說

秦始皇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
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
東遊會稽道海走瑯琊少子胡亥李斯蒙毅
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及還上崩李斯趙
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
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姦備亂可
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震北方扶蘇監其軍而

本集作未反而上消

曰東萊曰此篇頭使內外相形一句始皇本意此意作文字之法要說他後面不是故此張大以虛作實也

高洽也

此一轉最高便見得無內外相形林希元云此意最是人說不到錢豐云云上既說智此又說不在此是何等開闢

蒙毅侍帷幄為謀臣雖有大姦賊敢睥睨其間哉不
幸道病禱祀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
其謀始皇之遺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
皆不可以言智雖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
之所不及聖人為天下之歸不恃智以防亂恃其無
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謂病源在用趙高夫關
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也自有書契
以來惟東漢呂強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
望一二於千萬以取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
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廢怪始皇漢宣皆英

弘恭石頭

宦者仕後
唐莊宗五
代史有傳
呂祖謙曰
指出好的
說閣寺都
不好了又
將二個好
人來說破
又說豈可
望一二子
千萬依著
不失上意
最有閑闊
再發問難
幾處解好
俱屬同手
此正天將
亡人因其
禍敗必出

主此意亦沈於趙高恭頭之禍彼自以為聰明人際
也精神骨奴僕薰腐之餘何能為及其亡國亂朝乃
與庸主不異說二君與庸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
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
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
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一人不即受
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
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斯高之
罪罪自商鞅變法以誅死為經典以參夷為常法人臣
狼顧脅息以得死為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

鞅過也駕

于智之所
不及必東
坡以秦法
之弊作斷
見得法豈
于際以至
如此
上面敘商
鞅之變法
始皇之好
殺此處解
得好
又生新意
反復論極
當
圃周公語
魯世家孔
子語衛靈
公篇

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為鞅堯舜而駕湯武矣及
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為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
秦亦悔之矣法之弊商鞅之變刑軻之變持兵者
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而莫之救者以法重故也李斯
之立胡亥不復忘二人者知成公之素行而臣子不
敢復請也答前二一人之不敢復請亦知始皇之驚
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偽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
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矣乎
夫以忠恕為心而以平易為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
雖有賣國之姦無所投其隙會率之變無自發焉而

三才章
九地章
卷之三
七
九

此又一轉

再說商鞅
見得非平
易忠恕

顧孫云以
法毒天下
三句乃上
帝商鞅始
皇嚴暴扶
蘇見殺下
合漢武果
殺太子

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此

易彼東有力○蘇東坡作史評必有一段說萬世不

遇其人之事當如何○此論妙法從老來傳來

今人作場屋之論當以此為法○此論好事須要一

段反說凡議論不好事須要一段○此論好

木立歲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傳無則容積威信之極

以至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人可則識古者

公族有罪三宥而後致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

不忌太子亦不敢請繳上則威信之過也夫以法毒

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皆是至漢武始

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

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

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此可為故為二

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

之必不反也答前段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

之果於殺者

謝疊山評此論主意有兩說斯高矯謂胡亥殺扶

蘇蒙恬蒙毅其禍不在於蒙毅之去左右

而在於始皇之用趙高後世人主用宦官

扶蘇蒙恬而不憂一人之復請者其禍不

在於斯高之亂而在此於商鞅之變法始皇

之好殺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當以為戒

前一段說始皇罪在用趙高附入漢武殺戾太子事此

恭願事後一段說始皇之果於殺其禍反

必八大作

反激意氣
勢聯屬而
脈渾融不
見突兀處
呂東萊曰
不特文勢
雄健議論
亦至當

三才圖會

卷之三

九

忠臣列傳

洪容齋評秦之亡起於我燕之死此論歸咎秦嚴法

周是但以父子之親加以蒙恬擁兵至

歛手就戮而不乞一請豈非六欲之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之所不及歟然其論秦人峻法可為永鑒云

王者不治夷狄論

蘇東坡

夷狄頭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譬若禽獸然求其大

治必至於大亂氣力先王知其然故以不治治之

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激治之也春秋書公會戎於

潛何休曰王者不治夷狄源錄戎來者拒去者不

追也此是夫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春

夷上本集有論曰二頭有加

公羊傳何休注作錄戎者來者拒去者勿追

圍公羊隱公二年經鑽處有力亦使得好此下一段正是為矣難張本

本集八大作莫過於春秋

州八大作

呂東萊曰止一段若無旋結便不成文字

本集八大無齊晉二字皆作獨

與本集八大作于下

秋凡春秋之書公書侯書子書名其君得為諸侯其

臣得為大夫者舉皆齊晉也不然則齊晉之與國也

間其書州書國書氏書人其君不得為諸侯其臣不

得為大夫者原舉皆秦楚也不然則秦楚之與國

也夫齊晉之君所以治其國家擁衛天子而愛養百

姓者豈能盡如古法哉蓋亦出於詐力而參之以仁

義是齊晉亦未能純為中國也此一段說得中觀秦

楚者亦非皆貪冒無恥肆行而不顧也蓋亦有秉道

行義之君焉是秦楚亦未至於純為夷狄也再說齊

晉之君不能純為中國而春秋之所與者常在焉有

所不與同

原不足上
有不字八
大及本集
無

善則汲汲下字而書之惟恐其不得聞於後世有過則多方而開救之惟恐其不得為君子秦楚之君未至於純為夷狄而春秋之所不與者常在焉有善則累而後進有惡則畧而不錄以為不足錄也是非獨私於齊晉而偏疾於秦楚也力鑽有以見中國之不可以一日背而夷狄之不可以一日嚮也其不絕者足以寄其褒貶則其純者可知矣此二句應上純字下意故曰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春秋此是夫我者入題我豈特如秦楚之流入於我狄而已哉然而春秋書之曰公會我於潛公無所是而我為可會是

以為如是重廢絕不治入意外而說我如彼自中國說入夷狄此自夷狄說入中國來見不治治之本意

獨何歟夫我之不能以會禮會公亦明矣此學者之所以疑而求其說也故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我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以我之不可以化誨懷服也講彼其不悍然執兵以與我從事於邊鄙固亦幸矣又况知有所謂會者而欲行之是豈不足以激嘉其意乎不然將濫責其禮彼將有所不堪而發其暴怒則其禍大矣仲尼濫憂之故因其來而書之以會曰若是足矣是將以不治濫治之也此是由是觀之春秋之疾我狄者非疾純我狄也疾決以中國而流入於我狄者也此是結尾

謝豐山評 此是東坡應制科程文六論中之一有肩頭有
原題有講題有結尾當熟讀暗記始知其妙

呂東萊評 射統好前面開說長後面正說甚短讀之
全不覺長短蓋後面一句轉一句故也夫

凡講題先說他好然後中間出
入意外說我乃筆力高入處

陳磻洲評 此篇前而且說春秋尊中國貶夷狄以疑
本題却方折入本意議論出入意表乃筆

力高處讀至末後兩句解釋盡矣仰氏後
錄云東坡世制科王荆公曰今類戰國文

章故荆公後修英宗實錄謂子瞻
有戰國縱橫之學此論可見矣

荀卿論

蘇東坡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然莫不有規
矩不敢放言高論一篇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
下之濼也此未必不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

本集八六
以孔子作
案入荀卿
罪大好識
見

茅坤曰拓
去陳腐全
是新語

過接處好
不費力

應不發言
此非聖人
意也東坡
特假此以
立論耳

乎不知其津涯下得句而非濼也其所言者匹夫匹
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
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為聖人無難而
不能者不失為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貢之辯冉有
之智此三者此段意思最好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
也然三子者每不為夫子之所說顏淵默然不見其
所能若無以異於眾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聖聖
人者豈必其言之云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子
以為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為
不義者矣一篇主意是故其言平易正直此二段而不敢

正人言九德粹林
卷之三
九四
電兒哥蘇利行

本李斯形
荀卿老吏
斷獄手絕
高

黃獨兩
字下得極
好見荀卿
為異端處
精神百倍
空鹿門曰
此長美公
平生得手

為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昔者嘗怪李斯
車荀卿既而焚滅其書。盡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
之道。不啻若寇讎。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
所以事秦者。高提此意。而最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
也。荀卿者喜為異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者也。
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
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
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
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偽也。由是觀之。意其為入
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接到又持

本集八大
無然字

庚

應前獨字
婦過荀卿
其文中
一字不可
更易
言孔子立
言平居后
世無有能
變其說者
荀卿書為
異說敢為
高論遂激

甚者耳。今天夫小人之為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
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
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
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然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
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三句斷李
李斯之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談天下之
罪人。以自是其愚。以為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
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不自知其禍之至於此也。
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
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

王叔文

卷之三

廿五

荀卿書

韓非論亦
長公所著

成李斯之
禍說李斯
正是甚苟
卿之罪當
與韓非論
參看

孔子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又點上面

言高論苟天下無有及者掉則尚安以求異為哉

謝疊山評孔子立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為非常可喜

異說而不讓故為高論而不願墮其師無忌憚

有甚於苟
與者哉

呂東萊評此篇前面說苟卿不好子後而畧放一步

要如此頭使孔子起後仍舊使孔

林次崖評此論說李斯焚書坑儒止於苟卿是

呂伯恭評此篇前罵後畧取綱目在不敢放言上面

法

朱晦庵評子瞻文有氣骨故其文

茅鹿門評以其所傳攻其所

王遵巖評以異說高論四字為法欲是苟卿項門一

荀卿此尤是長
公濂文字段

正文章軌範評林註釋卷之三終

正文章軌範評林註釋卷之四
原道

正文章軌範評林註釋卷之四

宋 廣信 疊山先生謝枋得批選

明 太史 九我先生李廷機評訓

日本東都 藍田 東龜年補訂

小心文

此集文章占得道理強以清明正大之心發英
華果銳之氣筆勢無敵光燄燭天學者熟之作
經義作策必擅大名於天下

原道

韓文公

茅坤云老子道可道

博愛道之謂仁五字行而宜之之謂義七字由是而

正文章軌範評林 卷之四 原道

非常道因
老子有道
德經故昌
黎據此立
論開之

忙中著此
一警極妙
補亦然小
惠教子子
特出貌

所以為虛
位所以有
君子有小
人自此看
出

之焉之謂道八字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十字

四句四樣句法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長此

兩句短便故道有君子有小人後而德有凶有吉

此所以謂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實

莊堅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為仁

子子為義其小之也則宜當者老莊其所謂道其

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

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

公言也老子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

之私言也此一段斷盡聖人之道與老子之道周道

衰孔子沒見異端之火于秦黃老子漢四字佛

于晉宋魏隋齊梁之間十字句其言道德仁義

者不入于揚則入于墨不入于墨則入于老不入于

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孟子入于文公去

把言自撰新語只是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

者汙之之學主異端者必以聖人之道為奴附異端

者必以聖人意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

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

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美而自

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

將本考晉
魏晉宋齊
梁宋齊梁
魏晉宋齊
梁宋齊梁
魏晉宋齊
梁宋齊梁

火于秦謂
李斯焚書
也黃老子
漢謂尊老
清淨而民
自定
呂雅山曰
此處說人
從異端波
瀾奪自音
節傾耳
茅坤云翻
兩段作波
瀾東萊曰
呂東萊曰
說出人從
異端之病
補為學也

茅坤云以下六段皆以今古相比。並不覺重。如宋人排用去。

此見聖人治天下有條理。以下二十一句。凡十個。為之字。句法之勢。不覺重。

又筆之於其書。小意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

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

訊其末。惟怪之欲聞。重。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

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妙。想。今之教者。處其三。緊。法

上。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

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冷語。民不窮。且

盜也。好。句。法。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

之以相生相養。眼。道。此。一。段。見。得。天。地。間。不。可。無

人。非。佛。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

寒。然後為之衣。饑。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

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贖其器用。為之賈。以通

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死。為之塗埋祭祀。以長

其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淫鬱。為

之政。以率其怠勸。為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為之

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

之。害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此一段連下十七

者。快。心。暢。意。不。覺。其。下。字。之。重。疊。此。章。法。也。今其

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剗。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

其亦不思而已矣。文勢有頓挫。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

久矣。此數句。送文暢。何也。頓挫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

莊子法筭篇。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又云。折衡而民不爭。莊子唱老。子者。故文。公謂。今其言曰。

聖蓋六次。轉換也。何洛文云。賸通濟長。次宜率。八字下得。穩當不可。改易。通音。壹古。茅坤云。轉得便故無。王守仁云。一段中反。覆如此甚。有波瀾。茅鹿門云。

三才圖會卷之九。卷之十。卷之十一。卷之十二。卷之十三。卷之十四。卷之十五。卷之十六。卷之十七。卷之十八。卷之十九。卷之二十。卷之二十一。卷之二十二。卷之二十三。卷之二十四。卷之二十五。卷之二十六。卷之二十七。卷之二十八。卷之二十九。卷之三十。卷之三十一。卷之三十二。卷之三十三。卷之三十四。卷之三十五。卷之三十六。卷之三十七。卷之三十八。卷之三十九。卷之四十。卷之四十一。卷之四十二。卷之四十三。卷之四十四。卷之四十五。卷之四十六。卷之四十七。卷之四十八。卷之四十九。卷之五十。卷之五十一。卷之五十二。卷之五十三。卷之五十四。卷之五十五。卷之五十六。卷之五十七。卷之五十八。卷之五十九。卷之六十。卷之六十一。卷之六十二。卷之六十三。卷之六十四。卷之六十五。卷之六十六。卷之六十七。卷之六十八。卷之六十九。卷之七十。卷之七十一。卷之七十二。卷之七十三。卷之七十四。卷之七十五。卷之七十六。卷之七十七。卷之七十八。卷之七十九。卷之八十。卷之八十一。卷之八十二。卷之八十三。卷之八十四。卷之八十五。卷之八十六。卷之八十七。卷之八十八。卷之八十九。卷之九十。卷之九十一。卷之九十二。卷之九十三。卷之九十四。卷之九十五。卷之九十六。卷之九十七。卷之九十八。卷之九十九。卷之一百。

正心章句卷之四

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第一句臣

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第二句民者出粟米麻

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第三句十七字由

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第一句臣不行君之令

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為臣第二句民不出粟米麻

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此是第三句今其

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

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小而出於三代

之後而不見點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

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

緊接上省古之字文字乃錯綜

呂東萊云說佛老不可行意

又說破佛老所以不可行之意

文勢嫻嫻

而汝也

考異諸本後下無而字

也帝之興王其號雖殊其所以為聖一也夏葛而冬

裘渴飲而饑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為智一也今其言

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佛老是亦責冬之裘者就上

曰曷不為葛之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曷不為

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

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

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據大學

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

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

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據言佛老孔子之

清淨寂滅

字復破上

國孫月峰

云有為二

是蓋家國

天下許多

事若非格
物致知亦
不及子格
求備其
未備其
人帝王代
古之字
此又突入
養身之論

僖世七年 孔子代古
 經春紀子 之字
 乘朝 夫所謂句
 左傳春紀 轉得健收
 桓公來朝 拾前面許
 用庚禮改 多說許生
 日子 發後面許
 襄廿九年 多說許生
 經紀子來 多說許生
 盟杜預注 多說許生
 紀復祿子 多說許生
 用夷禮也 多說許生
 文十二年 多說許生
 經紀伯來 多說許生
 朝杜預注 多說許生
 復祿伯來 多說許生
 夷禮伯來 多說許生
 六年經 多說許生

作春秋也引証諸侯用夷禮則夷而進于中國
 則中國之法好句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
 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
 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啻而為夷也法好句夫所謂先
 王之教者何也轉此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
 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
 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商此三其
 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此一其服麻絲其
 居宮室此二其食粟米蔬菓魚肉又長其為道易
 明其為教易行也此一句合二句為一句連下九

把伯益姑 此數句包
 商考真諸 在至人鬼
 本考真諸 享止
 考異諸本 享止
 考異諸本 享止
 明下有師 享止
 為治也 享止

之字相應 是故以之為已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
 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
 而不當三句短排一句長鑲○上三句一據句法是
 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法廟焉
 而人鬼饗字法曰斯道也再提何道也文有收拾曰
 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
 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
 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
 不得其傳焉此兩句絕妙○六句直下來如良馬下
 便不成苟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文有由

正統章句卷之四 五 克兒身身身身身

學將本註
作道

呂東萊曰
承上幾句
有如一篇
精神在此
此又一轉

主意又見
于此
關于發明
日介甫謂
退之正心
誠意將以
有為非是
蓋介甫不
知道也正

周公而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而為
臣故其說長行孟軻沒聖人之道不傳道不行百世
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此一轉有
無真儒其說本於此然則如之何而可也
不如此轉轉如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佛老之說不
何收拾結得如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不流佛老之道不止聖人其人法火其書法虛其居
人之道不行句法最巧人其人法火其書法虛其居
法明先王之道以道之句法是鯨寡孤獨廢疾者有養
也此一句其亦庶乎其可也一篇皆大議論結得尤
健言有盡而意無窮
石守道評孔子之易春秋自聖人以來未有也
教清江評昌黎原道一篇中間以數個古字今字

心誠意便
休却是釋
氏也正心
正意乃所
以將有為
也非韓子
不能是

學力筆力足以凌厲
千古而莫之與匹
顧迴瀾評退之生開佛老在此篇然到成是說得
亦只以福田上立說亦只以福田上立說
林次崖評此篇推明仁義道德之說歷敘帝王左
老與孟子平章乃其世文老與孟子平章乃其世文
四子非特以文論也
茅鹿門評開佛老退之一生命脈
錢豐寰評原道一篇立言正大發先儒所未發
有六經知言乃宋儒輩多為指摘何
余竊謂韓公崛起六經殘缺之後奮然

王文章九卷平林
卷之四
六

悟一歸于正此其事尤難而功甚大不實
嘗之漢也至其為大神能萬狀出有八無
震蕩天地則自孔
孟後稱大文章矣

與孟尚書書

韓文公

孟尚書名簡字幾道德州平昌人性嗜佛元
和十四年公以言佛骨貶潮州與潮僧大顛
游人傳信奉佛氏
簡修書公因客此

愈日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
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
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
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
故自山召諸州郭留十數日實昭外形骸以理自勝

謝靈山曰
此書多有
巧心妙手
批不盡須
是面說

此見君子
不求福於
佛

句法洒落

福與為也
此明言佛
不敏為禍

不為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
以為難得因與來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
袁州留衣服為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
益也此以下文有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已
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
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
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
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
不為威惕不為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為禍福非豈
道君子之所懼也况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再喚是

孟尚書書

卷之四

七

孟尚書書

設兩端之詞
的當
呂祖謙云
詞勁語壯

茅坤云
一孟子立
脚根便正

大
數音怒

又云以下
文如江河
之決西漢
中佳處

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

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

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曾臆作

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

段說佛必不能加禍守道之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

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揚則之墨揚墨交

亂而聖賢之道不明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

法斃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為禽獸也

揚墨為禍于天下後世為甚大故曰能言距揚墨者

皆聖人之徒也揚子云曰古者揚墨塞路孟子辭而

揚子法言
君子篇

按前漢惠
帝始除挾
書之律

考異諸本
作賢聖

見揚墨之
為害深
到此不得
不重說亦
不覺煩

自在中流
由其文不
刷而妍
呂東萊曰
不字下

得如說揚
墨如此書
道

抑揚互發

闢之廓如也夫揚墨行正道廢後漢推且將數百年

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經書坑殺學士天下

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脩明先王之道

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經說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

得尚皆殘缺十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

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為守分離乖隔不

合不公二帝三王群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

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揚墨肆行而

莫之禁故也轉妙孟子雖聖賢不得位空言無施雖

切何補此四句切抑而然類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宋孔

許孟子是
公自詩處

只此一句
救起前十
數句

分明說已
能衛道
已壞之後
特言意舍
畜回護
不仁守最
下得好

氏崇仁義尊王賤伯而已此二句似其本經大法皆

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

其能廓如也此四句又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袵而

言侏離矣此一句又揚而張之○只此一句發明孟

論語孔子說故愈嘗推尊孟氏轉以為功不在禹下

者為此也此一段發明孟子開揚孟氏以來此以下

有釋老釋老群儒區區修補百孔十猶隨亂墜失其危如

一髮引千鈞綿綿延延寢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

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

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

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

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韓

公推尊孟子以為功不在禹下實自推尊以為功不

在孟子下此一段以孟子與已對說文勢抑揚極重

雖曰賢不及孟子其實雖然使其道愈愈而粗傳起

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壯

有氣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

輩雖屢指教張籍皇甫湜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

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謝疊山評聖賢立言與庸衆人異與一人不必多言

只一宗一息之其辱不可當也一人不

必多言只一守一句其榮不可當也

子囊管仲只四句一匡天下民到于今愛

茅坤云自
且愈不助
釋氏至此
十數轉抑
揚反覆如
龍

又云終結
轉本事上

孟子章句卷之四 九 龍虎山評

其賜也。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孟子學孔子者，褒百里奚，只三句稱美，而顯其君子。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是也。韓文公學孔子者，也褒孟子，初只二句，然類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察孔子，崇仁義，尊王，賤霸而已。終只兩句，何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休離矣。正與孔子褒管仲之語，同歐陽公作，蘇老泉墓誌，云眉山在西南數千里外，父子一日，德然名動京師，而蘇氏之文章遂擅天下，亦得褒獎法。

茅鹿門評

翻復變幻，昌黎善堂以此為第一。古來書自司馬子長客任少卿後，獨韓昌黎為二，而此書尤昌黎佳處。

朱晦菴評

公平生用力深處，不離乎言語文字之間。而其中未見其卓然自立，是以一旦放逐，憔悴無聊之中，無復平日飲博過從之樂。方且鬱鬱不能自遣，而卒然見夫瘴海之濱，異端之學乃有能以義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之人，與之語，雖不盡解，亦豈不足

以蕩滌情累，而養其浩然之氣乎。則其與之游，而稱譽者，射不必詳，而於公所謂不求其福，不畏其禍，不學其道者，初亦不相效也。

錢豐寰評

上，半篇辨已不信本佛，下，半篇明已平生喜，開佛而未只以一句點入前意，絕妙。其中多妙境，當熟讀。

樓迂齋評

出脫孟子，是自出脫，推尊孟子，亦是自推尊。文字抑揚格。

顧迴瀾評

昌黎平生毒毒烈烈，處處盡在開佛，一處此其所自負也。謂言有大而非誇，非此類乎。此作甚關係世道，不但文字之工而已。

呂東萊評

此一篇須看，他大開闢處。

上高宗封事

胡澹菴

國宋，胡澹菴，名銓，字邦衡，廬陵人，仕為編修，官自疏澹菴，諫忠簡。○國南宋，高宗紹興五年，十一，記高宗封事。

年上皇殞至七年。高宗自建康還臨安。泰槍相趙鼎罷。其正朔比于蕃。金人不遣使。後數南侵。不利。知江南不可圖。然後遺使。為間。至劉豫廢。和議乃泯。金使者來。時胡銓上疏。沮和議。乞斬王倫。秦檜孫。迄三人。高宗怒。遂貶檜。孫。

王守仁曰。起此一句。是一篇綱。且乃誅心之法。

筆力句法俱高。

圖梓音本。持頭髮也。

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倫此八字的。當王倫之由。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惟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好。是欲劉豫我也。好。劉豫臣事醜虜。南面稱王。自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虜。梓而縛之。父子

足見關係不小。

裂冠毀冕。毀冕去之。出左昭十。出逸民傳。我下一本。此譬喻的。無以字。巧。

為虜商墜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為犬戎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犬戎藩臣之位。陛下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汙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為左社。朝廷宰執。盡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為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佛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為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

淵聖即欽
宗廟號
是足以塞
秦檜之口
却高宗之
望矣
此直以義
理斷不以
利害論
如此反覆
意義始盡

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

誰不以此陷陛下哉而卒無一驗是虜之情偽已可

知矣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難而

不報會垢忍耻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

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况醜虜變詐

百出而倫又以奸邪濟之頓挫梓宮決不可還太后

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

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為痛哭流涕長

大息也補賈誼策曰臣竊惟今之事勢可為痛哭向

者陛下聞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肯北面臣虜

到此始見
不可何等
痛切

虜

况今國勢稍張諸將盛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魏

虜陸梁偽豫入寇固嘗敗之于襄陽敗之于淮上敗

之於渦且敗之於淮陰較之前日蹈海之危已萬萬

矣儻不得已而遂至於用兵則我豈遠出虜人下哉

言不可今無故而及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廡之拜

三軍之士不戰而氣亦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

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夫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

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

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切謂不

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

言今日可
戰此是實
言

此以生言
勢不可臣
虜

此一節言
王倫之罪

王倫之罪
秦檜之罪
臣切謂不

此挿入秦指罪案有以腹心大臣而為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指不能致陸

下如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後晉高祖石敬瑭

遂非狼復已自可見而乃建自令臺諫從臣命議可

否是乃畏天下議已而令臺諫從臣共分謗耳有識

之士皆以為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

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

區為衣冠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及驅衣冠之俗歸

左衽之鄉則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

此等說語真足以回高宗之心塞秦檜之口檜果不惟夫高宗亦不覺悟可恨可惜

情詞悲咽

此一節言孫近之罪

收前一段

矣孫近附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饑

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可否事檜曰虜可講和近亦

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嗚呼參贊大政

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抗衝禦侮耶臣

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

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斬三人頭竿之藁街藁街在長安城南

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

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

謝疊山評肝膽忠義心術明白思慮深長讀其文想見其人真三代以上人物

朱晦菴評

胡濬菴此書可與日月爭輝

張南軒評

張南軒評此書極密院編修上封事乃其和

地天

茅鹿門評

詞也而氣薄不哀亦有卓然不可及者在

土田樞密書

蕪老泉

補田地字元均信都人仁宗至

天之所以與我者

一篇豈偶然哉一篇之骨在此

我者

得地步高亦從論堯不得以與丹朱與字是

舜不得以與商均而

警賤不得奢諸舜與生○第

有始發於其心出於其言見於其事確乎其不可易

有叙通篇語氣悠揚婉轉文法如此變化有力

也聖人不得以與人父不得奢諸其子於此見天之

所以與我者

不偶然也夫其所以與我者

有以用我也

觀我知之不得行之不以告人

天固用之我實置之其名曰棄天

之徒自卑以求幸

其言

敷叙自小以求用其道

何如而我如此也其名曰棄天

之徒棄天我之罪也

棄天亦我之罪也不棄不棄而入不我用不我用之

罪也其名曰逆天

然則棄天者其責在我

逆天者

其責在人在我者吾將盡吾力之所能

為者以塞

夫天之所以與我之意而求免夫天

即上堯不得與丹朱二句意而生出用我二字意思使有新多故葉

此言人不

相之罪

此三天字

應首句一

昌大

此言欲求

王文公

卷之四

堯記

自盡

此原用
人者

孔孟不肯
棄天

以靈衣隱
緇田公應
逆天

以韓公應
義天後之
學者多至
義天

下後世之議在人者吾何知焉吾求免夫一身之責
之不暇何待而暇為人憂乎哉孔子孟軻之不過老
於道途而不倦不愠不作不沮者夫固知夫道之所
在也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不足相與以有為也
我亦知之矣抑將盡吾心焉耳吾心之不盡吾恐天
下後世無以責夫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有他轉
抗跌宕
而彼亦將有以辭其責也然則孔子孟軻之目將
不顯於地下矣夫聖人賢人之用心也固如此如此
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貪賤如此而富貴升而為天
沉而為淵流而為川止而為山彼不預吾事吾事畢

此作文妙
處
看他轉處

鋪張傳麗

矣切怪夫後之賢者曲端不能自處其身也此一段饑
有力
寒困窮之不勝而號於人此是說
韓文公嗚呼使吾誠死於
饑寒困窮耶則天下後世之責將必有在彼其身之
責不自任以為憂而我取而加之吾身不亦過乎今
洵之不肖何敢自列於聖賢然其心亦有所甚不自
輕者本旨何則天下之學者孰不欲一蹴而造聖人之
域然及其不成也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也千
金之子可以貪人可以富人非天之所與雖以貪人
富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天子之宰相
可以生人可以殺人非天之所與雖以生人殺人之

言天有以
與我故不
棄而亦不
敢棄

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此一段筆今洵用力

於聖人賢人之術亦已久矣其言語其文章雖不識

其果可以有用於今而傳於後與否獨怪夫得之之

不勞方其致思於心也若或起之得之心而書之紙

也若或相之夫豈無一言之幾于道者乎千金之子

天子之宰相求而不得者一旦在已故其心有以自

負或者天其亦有以與我也曩者見執事於益州當

時之文淺狹可笑饑寒困窮亂其心而聲律記問又

從而破壞其體不足觀也已數年來退居山野自分

永棄與世俗日疎濶得以大肆其力於文章詩人之

蘇自任大

茅坤云老

應首句天
與意

故文章亦
大以此立論
恐未當分

優柔騷人之清澗孟韓之溫醇遷固之雄剛孫吳之

簡切投之所向無不如意嘗試以為董生得聖人之

經其失也流而為迂龜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

為詐有二子之材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分明以賈

情乎今之世愚未見其人也作策二道曰審勢審敵

作書十篇曰權書洵有山田一頃非凶歲可以無餓

力耕而節用亦足以自老不肖之身不足惜而天之

所與者不忍棄且不敢棄也有收於執事之名滿天

下天下之士用與不用在執事故敢以所謂策二道

權書十篇為獻平生之文遠不可多致有洪範論史

有明其不
棄天棄天

材八大作

見其人猶
孟子然而
無有乎爾

詞是以賈
諷自居未

以此立論
恐未當分

句法健

終篇首意
言所以必

求用也

有明其不
棄天棄天

蘇自任大

蘇自任大

蘇自任大

蘇自任大

蘇自任大

諷田公不可逆天
終上其責
在人意
結有知

果然是筆
頭上挽得
數百鈞起

論十篇近以獻內翰歐陽公度執事與之朝夕相從
議天下之事則斯文也其亦庶乎得陳於前矣若夫
言之可用與其身之可貴與否者執事事也加執事
責也於洵何有哉責字有照

林次崖評此書本欲說却說士當自真以孔孟文
論意思甚高人都不能覺其自處亦不小文

字有法度有氣勢有光
皎後生熟讀不為小補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東坡

匹夫而為百世師匹夫之微卓然特出
而可為百世之師範一言而為天
下法一言之出既合于道而可為天下之法或曰此
二句最力量大非韓公不足以當之章子厚猶
以為文公太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開盛衰之運
過似孔孟廟記

是其為入皆有以參天地之化而一出其生也
凌又關係乎國家盛衰之世運非偶然也
有自來其降生之初其迹也有所為矣其迹而為也
必有其所為謝
云起句健故申呂自嶽降爾申呂姜姓太公望其先
善為四岳佐禹有功虞夏
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爾爾詩大雅崧高維嶽降禘
生甫及申爰亮時姜姓周之甫也申也爾爾也許也皆
其苗而傳說為列星傳說殷高宗之相○莊子太宗
師篇云傳說得之以相武丁而
有天下乘東維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傳皆為實事
箕尾而比于列星
不可以為誣矣此數句承上起
句在重謂文公之生必天生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
然之氣舉孟子養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
地之間謂浩然之卒然遇之凡人卒然之間一
氣如此遇夫浩氣之人則王
公失其貴王公雖貴而失其所
以為貴不敢驕矣晉楚失其富晉楚雖
富而失

只以一句鎖之下復用四不字亦有九

其所以為良平失其智漢張良陣平雖智其智而不敢矜矣

其勇古孟貴復育雖勇而不敢進儀秦失其辯戰國張儀蘇秦失其辯而不敢進

不敵是孰使之然哉此等之事亦何所以其必有不依形而立必有不自依夫體之不恃力而行不恃武勇以

術不待生而存自待造化之生我而不隨死而亡者矣不隨聖賢之死而或古其浩然之英氣者故在天

為星辰故升而在天則為在地為河嶽澤而在地則時焉幽則為鬼神其在于幽則為鬼而明則復為人

物之靈鬼神之中則復為人而得萬此理之常無足怪者此蓋理之當然古今之不可易無足惑怪者即所謂古今所傳不可誣者也以上一段論則人之

謝枋得曰此是的確論

言文公事業是浩然之氣所發

氣即已公為自東漢以來自東漢諸道喪文弊大道廟祀之意

亡喪文章異端並起黃老於漢佛于晉宋齊日以靡弊異端並起梁魏隋之間皆異端也歷唐貞觀開元之盛唐太宗貞觀玄輔以房杜姚宋而不

消當時俗

樓迂齋曰衰文公只消此數句

此一段論

王人音九苑平林 卷之四 十八 龍兒馬馬列丁

文公浩然之所發

能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宜撫衆皆危之愈至
 對廷湊力折其黨廷湊曰今欲廷湊何所爲愈曰神
 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比者爲不少但朝廷顧天
 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而出廷湊不此豈非參天
 敢追者公之力也○師去聲
 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此等所爲豈非浩然之
 家盛衰蓋嘗論天人之辨蓋嘗論聖以謂人無所不
 至○人以智力勝則無所不惟天不容僞則不容以爲
 用其至以難以勝人也惟天不容僞則不容以爲
 心○數智可以欺王公雖貴而可以欺給亦不可以欺豚
 魚○汗蹠之豚其味之魚似可欺也而中孚之卦以信
 及豚魚爲吉蓋中心有一毫之欺非孚信之實者
 雖豚魚亦力可以得天下專用其力者雖天不可以
 可欺也○夫愚婦之心服故公之精誠文

情乎文公不能大用且起立廟

公之精誠得能開衡山之雲愈有渴衡山南海廟
 於浩然者能開衡山之雲詩云我來正逢秋雨
 節陰氣晦味無清風潛心默禱若有想豈非正直能
 感通須臾霽掃衆峯出仰見突兀橫峭壁是誠能開
 衡山之而不能回憲宗人之惑入禁中公上表力陳
 帝大怒將抵以死是也○能馴鱷魚之暴鱷魚之狀龍
 龜鱗尾長數丈發火如箕半刺成鉤仍有膠黏多於
 水濱潛伏人畜近以尾擊之食如象之性異也一生
 百卵及成形則有爲蛇者甚靈○愈既到潮
 州既至問民疾苦皆曰惡漢有鱷魚爲民害愈爲文
 投漢水中祝之是夕暴風震電起漢中數日而不能
 水盡海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之患而不
 弭皇甫鏞李逢吉人之謗憲宗得愈潮州謝表頗感
 愈真即奏言愈終疎狂可且內移改袁州宰相李逢
 吉因臺參之事使愈與李紳交開遂罷愈爲兵部侍郎
 即是不能信於南海之民天廟食百世南海之民
 正其謗也能信於南海之民

經本集作
下向

立廟奉公及而不能使其身人一日安放朝廷之上
公自觀察推官入仕賊陽山賊潮州移袁州蓋公之
或行軍蔡州或宣撫鎮州而在朝之日少也蓋公之
所能者妙天也蓋公之所能感動于彼者天其所不
能者人也其所不能以言語口舌爭者皆人也所始
潮人未失學始潮州之人未有公命進士趙德為之
師此州戶萬有餘豈無無無者郡刺史縣令不行為
之師里閉後生無所從學耳趙德秀才沈雅專精頗
通經旨文章能知先王之學且排異端而宗孔氏可
以為師矣請攝海陽縣尉為自是潮之士皆歸於文
行進于文章德行之美延及齊民延及于平民至
于今號稱易治至乎今世之民皆信乎孔子之言君

子學道則愛人而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此論潮民潮
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一飲一食必祭水旱疾疫凡
有求必禱焉水溢旱乾疾病疫癘等事凡有求必于
公以立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公之廟實州民以
出入為艱民以州治威嚴前太守欲請諸朝作新廟
不果前太守欲請朝立廟元祐五年哲宗元祐朝散
郎王君滌來守是邦滌者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
民者一以公為師凡所以養士治民者皆民既悅服
民以素系文公之舊政莫不悅服則出令曰出號令願
服王公所以師法文公之政者則出令曰出號令願
新公廟者聽奉祀者聽其所以民懼趨之新公廟以

謝疊山曰此數句合祭法見文公之廟非
泔祠也
美王君處只消這兩句

立廟奉公及而不能使其身人一日安放朝廷之上
公自觀察推官入仕賊陽山賊潮州移袁州蓋公之
或行軍蔡州或宣撫鎮州而在朝之日少也蓋公之
所能者妙天也蓋公之所能感動于彼者天其所不
能者人也其所不能以言語口舌爭者皆人也所始
潮人未失學始潮州之人未有公命進士趙德為之
師此州戶萬有餘豈無無無者郡刺史縣令不行為
之師里閉後生無所從學耳趙德秀才沈雅專精頗
通經旨文章能知先王之學且排異端而宗孔氏可
以為師矣請攝海陽縣尉為自是潮之士皆歸於文
行進于文章德行之美延及齊民延及于平民至
于今號稱易治至乎今世之民皆信乎孔子之言君

便出入至是太守許其新創一地於州城之南七里
乃惟呼相率而趨稱其從一也於州城之南七里
上勝地欲而火之神也期年而廟成周一年而南
從人之欲而火之神也期年而廟成周一年而南
所以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或言公去國萬
不能一歲而歸及一歲而歸也沒而有知其不者
戀于潮也審矣使公之沒而其神有知則豈不若
也從可知矣軾曰不然東坡設辭公之神在天下者
公之神自有自來沒有所為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
其神之不昧也然在天如水流行沒潤隨而潮人獨信
而不在也其所往之地而水無不在也而潮人獨信
之深思之至于公者至誠而不已也悲其悽愴
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為景之氣也悲其悽愴
之著也朱子曰昭明為景之氣也悲其悽愴

餘意微策
設為問答
語
人者悽愴如漢書所謂神君至其風
飄然之意此皆言公之神可敬耳若或見之神
或見如在其上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
如在左右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
也哉譬此豈至理之論憤是而觀則公之神惟潮人
信之專之而公亦庶幾廟食乎此亦豈專在是乎此
哉○此段論公之神無往不在而獨潮人之所思餘
意警
元豐元年詔封公昌黎伯宋神宗元豐元年
故榜曰潮門云昌黎伯韓文公之廟以封益而潮
人請書其事于石公之墓也勅之于石碑因為作詩
以遺之使歌以祀公于廟祀者使歌以祀公云其辭
曰

本集八大
無為字

公昔騎龍白雲鄉
莊于乘彼白雲遊于帝鄉
昔日騎龍作馬乘白雲于帝鄉
公昔騎龍白雲鄉
莊于乘彼白雲遊于帝鄉
昔日騎龍作馬乘白雲于帝鄉
公昔騎龍白雲鄉
莊于乘彼白雲遊于帝鄉
昔日騎龍作馬乘白雲于帝鄉

高之千秋雲漢分天章詩曰傳後雲漢為章于天也

雲漢分天之為章者謂公之文乃得之天生也天孫為織雲錦裳天孫織

錦裳皆象文之形見也飄然乘風來帝旁

高風而下來降于帝之側下與濁世掃泚穢

而掃佛老之邪亂吾道之正也公自天降與袁世西

遊咸池略扶桑離騷飲余馬于咸池

拂于扶桑謂文公西遊咸池日出暘谷浴于咸池

衣被昭回光猶日之昭同于天而有光明也

追逐李杜參翔翥李杜甫唐之詩士轉公詩車

也汗流籍湜走且僵張籍皇甫湜皆從韓公遊而

高言其愧汗如流也走且僵謂退避其文辭之滅

沒倒景不得望日月之行度有光影沖激謂之滅

倒影服虔曰人在日月之上下見日月之反從下

照故其景倒喻韓公道德之高達不可階而外也

作書詆佛譏君王佛骨表謂佛本胡人身死已久

官云乃賦潮州刺要觀南海鏡衡湘公被謫潮

道終涉嶺海水陸萬里要觀南海鏡衡湘衡山湘水之間言其至湘之道里也

英皇山海經云蒼梧之野其中有九疑山在零陵

似故曰九疑山以二女妻舜長曰娥皇次曰女英

從舜南狩三苗道死衡湘之間文公歷行舜所遊

之地弔女英祝融先驅海若藏太公金匱南海之

使相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兮神曰祝融離騷云

涉嶺外海道蓋祝融為先驅前導而後行也

三才章九疑平林

卷之四 三十一 龍記壽縣刊行

日一本作雲漢

謝靈運曰東坡平生作詩不經意意獨而味極獨此詩與溫公神道碑表忠觀碑銘三詩皆絕皆刻意苦思之文圖與為也

八大及本景續影集得作可

巖音宜

物以欲藏蓋有道約束鮫鱈如驅羊

則易遠今文公一祭文約束鮫鱈

九天中天曰鈞天謂大鈞之天無人輔佐

招遣巫陽巫陽巫祝之美名也下

我觴曰持雞骨卜如鼠卜焉謂祭禮以犧牲雞卜

之薄而羞進我之酒觴於餐荔丹與焦黃

柳以表誠非厚儀也

此祭柳公不少留我滌滂

被公之賜我其悲泣矣尚

然下天荒被髮騎麒麟公平時有此語矣今願公

操音僕

於音烏

種華致也

廟碑非東

此非韓公

不足以當

觀也

方三山

王叔文傳

卷之四

王叔文傳

象也。坡公用此最善。乃文公自己

謝疊山評。後生熟讀此等文章。下

陳磻洲評。地關盛衰。故公死也。是氣猶浩然。獨存於

是知公雖離歸于人

洪容齋評。劉夢得李習之皇甫持正李漢皆稱頌韓

華削成人文無窮夫子挺生鸞鳳和鳴

我呀在二十餘年聲名塞天習之

其華得其本根。色氣越盛。而

云。先生之作。無固無方。是

子。行皇之極。如古。今無有。端准。鯨春

麗驚耀天。下。栗密。獨。章。安。何。商。精。能。之

沈德潛評
文亦以浩
氣之行

之故縱橫
揮洒而不
規規於聯
燕然燕之
法台以神
不台合以
疑也
○前一設
見參天地
賦歸其由
於浩然之
氣中一既
見公之合
於天而無
於人是無
以取亦之
故後一段
是湖人所
以支廟之
故取理極

約束華本
作束縛
翁華本作
能扶僵起
奄忽得一
句作忽得
兩句云江
夫而為百
世師一言
而為天下
法以顯明微

云韓文公
排異端明
大道正教
人心之功
隱而難言
東坡欲張
之故說二
君四相不

朱晦翁評。東坡作韓文公廟碑不能得一起。碑起行
百十遺忽得匹夫而為百世師。兩句下面
只如此掃去。但人有才性者不可令讀東
坡此等文。有才性人便須收拾入規矩不
然則蕩
將去
茅鹿門評。予覽此文。不是冒然。本包其前後。義海多
漫然。然。長公生平。氣格獨存。故錄之。
上范司諫書
歐陽公
闡范文正公
初為右司諫

具異本作
某八大無
月日至執
事十五字
呂東萊曰
所以待文
正有此語

此是一篇
主意綱目

三句自外
面說兩段
來映得諫
官大

月日具官謹齋沐拜書司諫學士執事。前月中得進
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為一書以賀。
多事倉卒未能也。司諫。起不七品官爾。起抑揚於執
事得之不為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起
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
執事。自旁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
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主律捷。雖賢守長不得行
以其有守也。結上。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
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
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

長安直學
卷之四
二四
范已得錄刊了

以諫官比宰相

此一段最

是筋骨節

日處且警

策

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
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雖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
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平廟堂之上
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
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敘立於殿陛之前與天
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
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再說
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
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于有司諫官之失職
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

筆最高他

人說大止

于宰相今

言不知極

妙

以上提諫

官之重以

下特諫諫

官之可懼

此設士大

夫屬望之

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
官立起頭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邪非材
且賢者起不能為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
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
為御史必為諫官及命下果然有則又相與語曰
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
色面諍廷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
足舒平有聞而來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
料于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為也
此段說破
骨髓精神
非意而昔韓退之作舉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

承上接下

妙

此設士大

夫屬望之

此段說破

麻白麻紙
黃麻紙

此破其有
待之意欲
說下事先
立此句
論陽城事
最切
不惟說倒
陽城且有
助于退之

此一句實
說收前二
小節
某坤曰雄
曰東萊曰
警策

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應在退之
不識其意而妄譏脩獨以為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
為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廷論陸贄及沮裴
廷齡作相欲裂其麻纒兩事中起下當德宗時可
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
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
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廷齡論陸贄兩事耶謂宜朝拜
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為諫官七年適遇廷齡陸贄
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
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此一段應陽何所取哉今之

不傷時有
舍書
此一段言
雖非德宗
之多事亦
當言也
自此以下
皆餘意翻
得盡

一篇意思
只以四句
收拾所謂

此數句從
柳柳州與

正文音義

卷之四

二十六

已身錄刊

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
下語此又非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
化理清明雖為無事則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
者有意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讒言乎然今未聞有所
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
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
用層層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
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有
力可不惜哉此一段合人情伏惟執事思天子所
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

昌黎論史
書來

一言有萬
鈞之力

老泉書上
論孟軻氏
韓昌黎歐
陽氏則三
者指孟韓
歐三子

總前求
且解洛士大夫之惑
則幸甚幸甚

謝疊山評
歐陽公文章為一代宗師然藏鋒斂銳
光沉鬱不吐如韓文公之奇奇怪怪可喜可
愕學韓不成亦不庸衡學歐不成必無精
來獨上范司諫書明黨春秋縱囚論氣健
光綏長少年熟讀可以
發才氣可以生議論

朱晦菴評
歐公上可諫書其中却自義屬有好处有
不可及處却不是闕冗無意思燕者泉上
歐公書云執事之文行徐去備往復百指
而條達疏暢無所間闕氣盡語極急言竭
論而容與簡易無艱難勞苦之態
此三者皆斷然自為一家之文也

吳處厚評
永叔文其原實出于韓但得法後更自如
變態古人之文有專學一家者有參取諸
家者有自出己意者永叔雖學韓初而博
采古今更自拔出機杼故能曲盡其妙成
就一家之作全後
來人無復措手也

呂東萊評
永叔此書大率平正有眼目筋骨須有他
前後貫穿錯綜抑揚處筆意甚高他人說
不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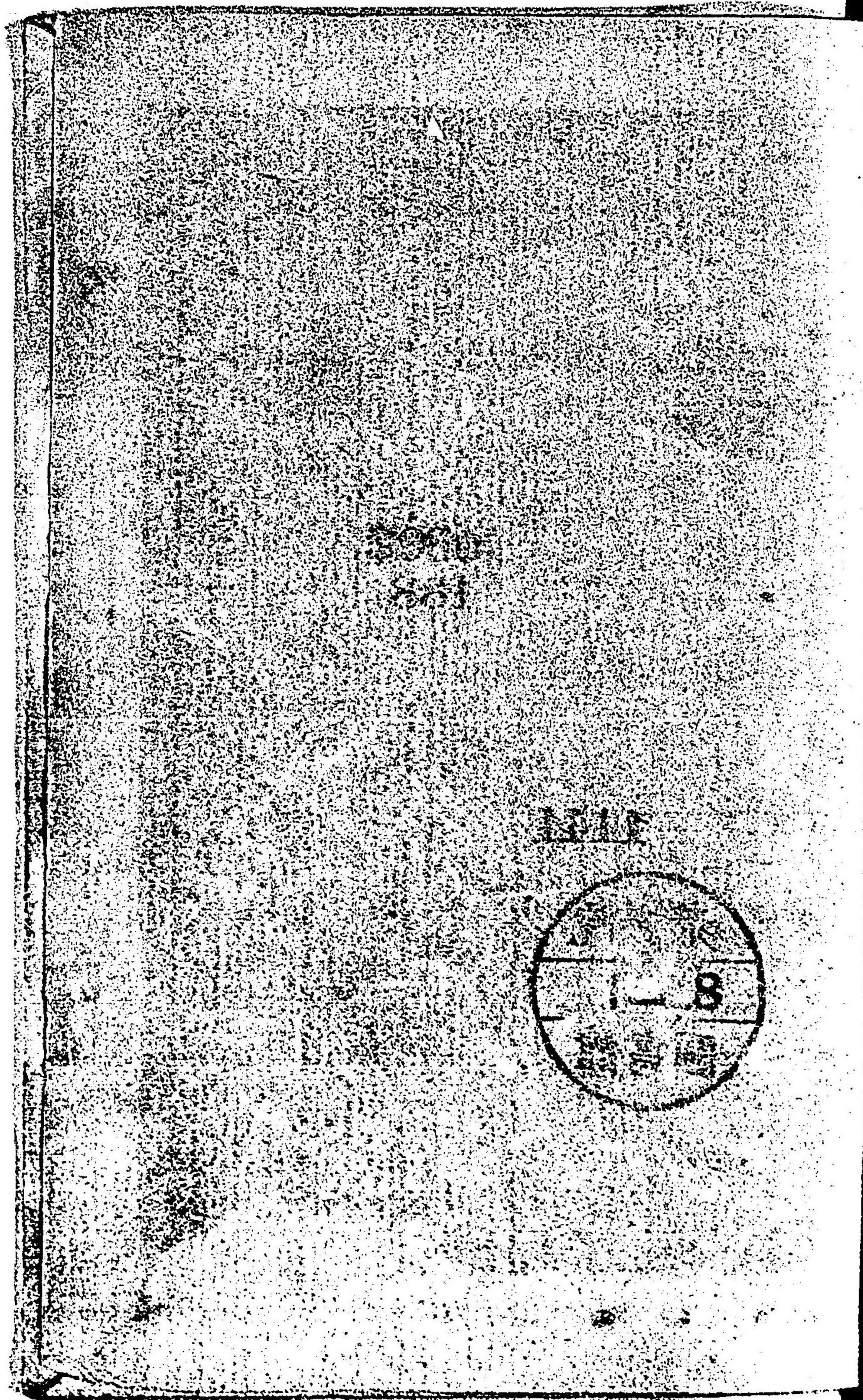
茅鹿門評
疊山云當與韓文公爭臣論並
觀以予評之較勝於筆臣論

正文章軌範評林註釋卷第四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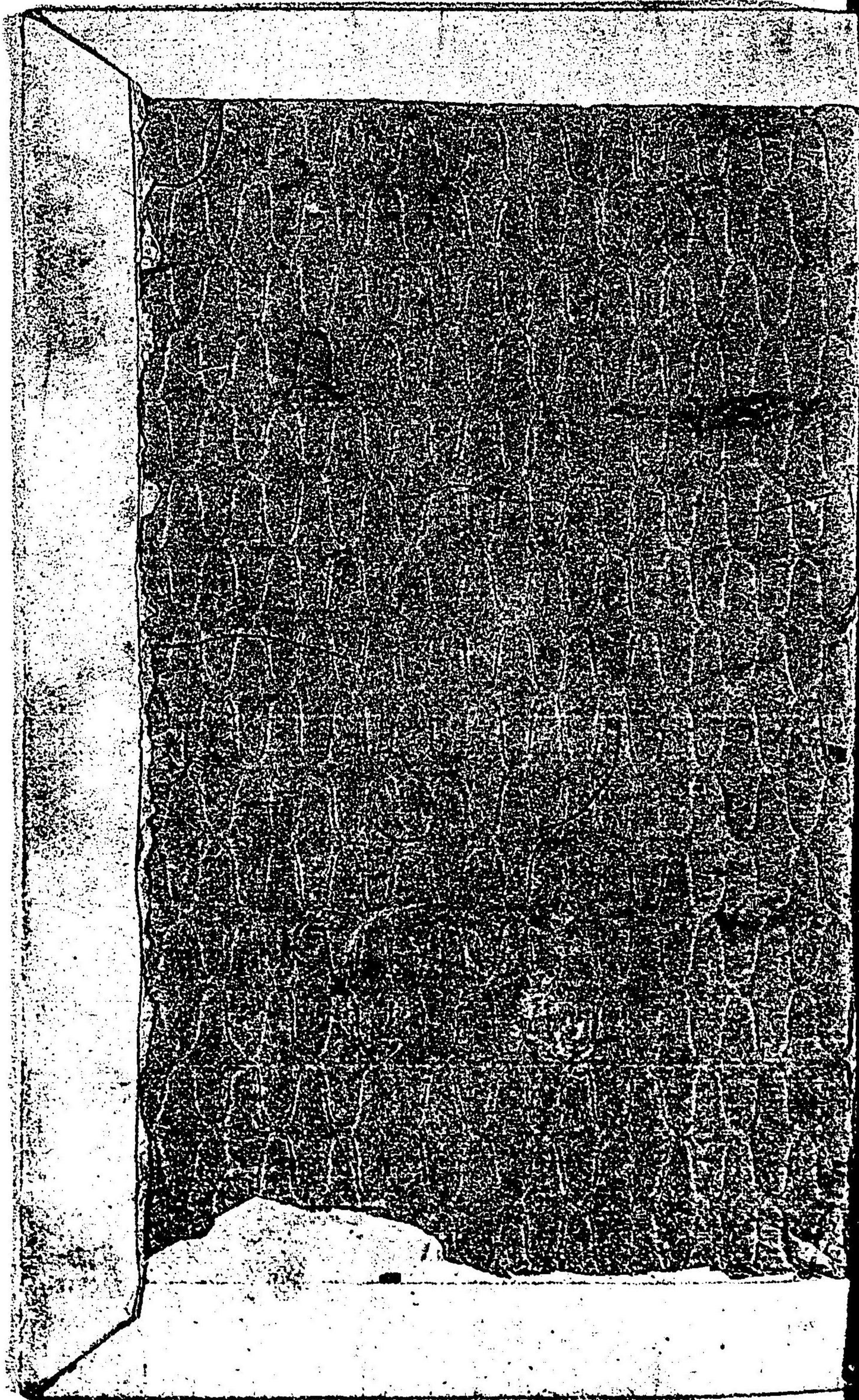
正文章軌範評林

卷之四二十七

正文章軌範評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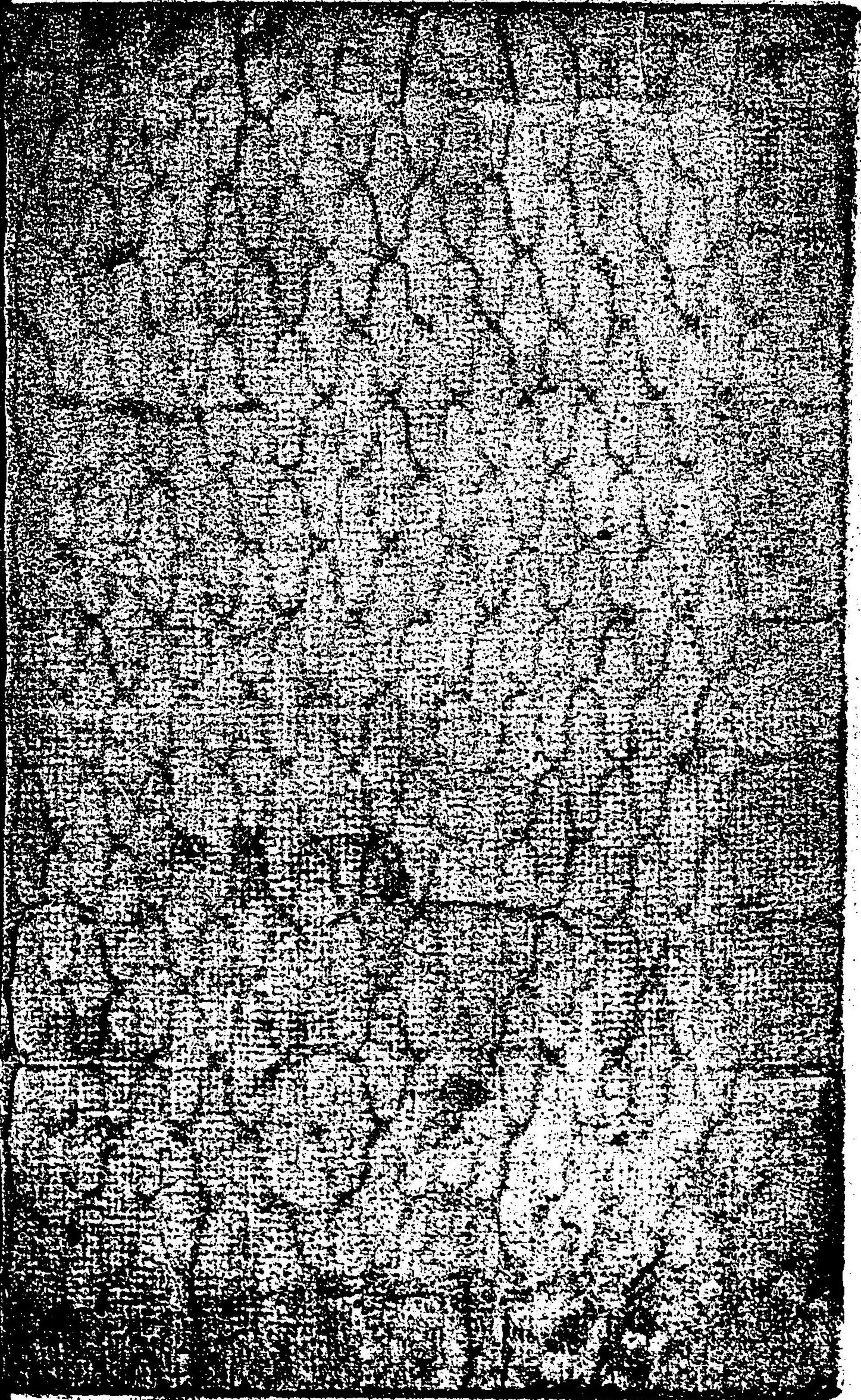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book, likely a title or publisher's mark, written in Chinese characters.



0802
188

1141





特70

518